四庫全書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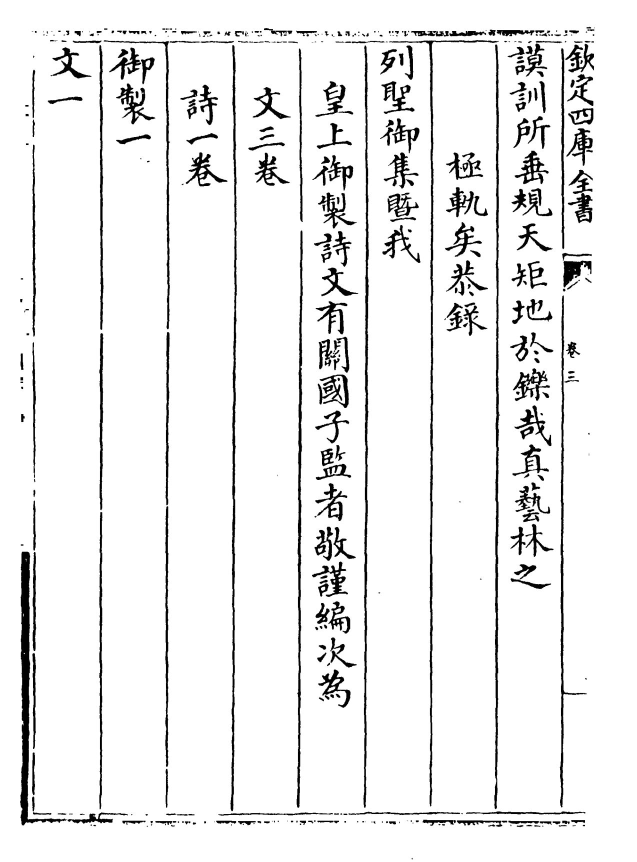
欽定國子監志卷三

御製

臣等謹案詩書所載典學之文如虞廷教胄周雅辟雍雖足昭示來兹然類由史官鋪叙臣下揄揚非有製出宸章體隆聖作者也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作君作師文章性道合為一原



謨訓所垂規天矩地於鑠哉真藝林之
極軌矣恭錄
列聖御集曁我
皇上御製詩文有關國子監者敬謹編次為
文三卷
詩一卷
御製一
文一

太宗文皇帝

御製釋奠

先師孔子文

惟

至聖德配

天

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昭宣文治歷代尊崇

謹以楮帛牲醴庶品之儀式陳明薦冀歆享焉

謹案我
朝未入關之前
太宗文皇帝首崇儒術
親釋奠
先師孔子
御製此文今
聖廟春秋二祭祝文尚遵用首四語爰恭錄卷首
以見
先
後聖心源之合云

聖祖仁皇帝
御製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

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歳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

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理而恥犯法倭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為利祿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

以爲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爲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内行爲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爲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御製小學課士說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説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為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為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

學之法求其參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者聖賢教人為學之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内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内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敬敬蓋敬者為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冲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為學者茍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為表裏不僅為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

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
束之高閣朕每念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為令甲俾
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
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
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盡乎人倫
精之通乎性命靜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
風俗淳端在是矣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

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删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

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時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

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廵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仰滋深敬摛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

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
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
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羮牆可晤
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
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
濡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

聖爲歸百世而下以

聖爲師非師

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實泰山巖巖東海

泱泱牆高萬仞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四子贊

復聖顔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宗聖曾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

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

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根

亞聖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文

維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阼迄今早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維
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乃
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
輒狡焉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
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
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
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禍革心

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
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
共之廹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
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
民旣告厥成事乃蠲釋眚災潔事禋望爲億兆祈昇
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兹朕勞心於邦
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畧廷臣僉謂所以
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

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

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為相符合也爰

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羮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

帝謂四海無外盡隸候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

教遂窺我彊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晹而晹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獸羣自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弩剪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書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

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惑不
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
稚斯恬斯嬉歲晏来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旆
旃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
眺閱彼彈丸天降宄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
尸既腊梟獍既獮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振旅凱
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
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来思在泮獻功有赫頌

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

鼓師在安民出非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吉緬惟虞

廷誕敷文德聖如

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

銘詞

御製平定噶爾丹告祭

先師孔子文

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兹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為

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乂蒸生遠邇中外視同一
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
方稔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宏彰撻伐克奏
膚功逆孽就俘兇渠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兹
永靖邊塵咸安生業惟是
至聖先師默相啟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祗告成功
伏惟昭鑒尚饗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
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
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
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
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
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
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己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不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中能勿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虚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情弊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曆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

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寛矣自兹以往内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懐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

哉

御製石鼓贊并序

朕釋奠

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曾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乃為贊曰

猗與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蒐於岐陽

陳列斯弩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載矩

豈備考擊致煩矇瞽鼓鞞思將義蓋有取歷二千年

鑠日蝕土蝌蚪失傳剥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麌麌

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山翔舞軒頡是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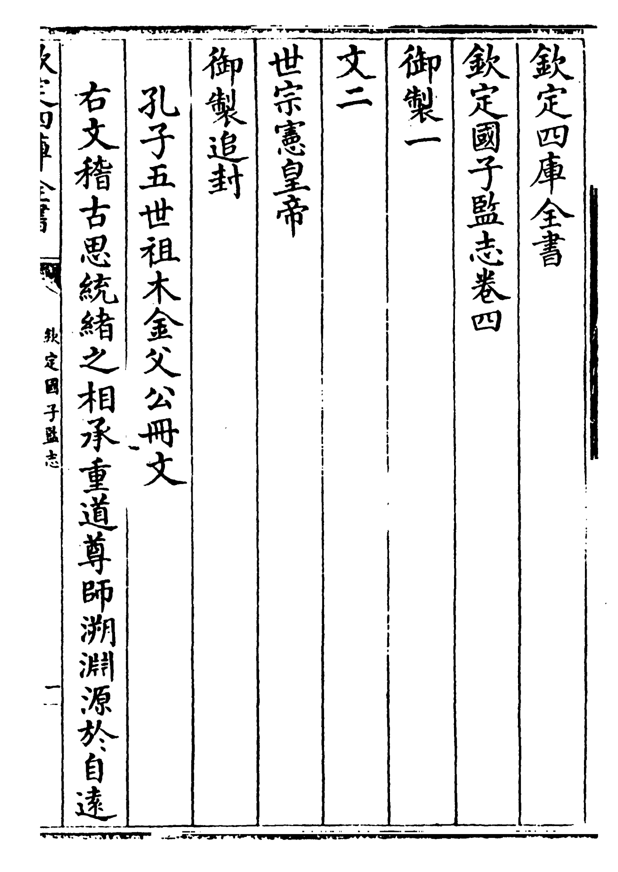
鍾王敢伍陳在泮宫設於廊廡是切是磋匪擊匪拊

橋門觀禮如對簋簠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御製祭酒箴

予敷文德式禮辟雍允惟祭酒多士攸宗在昔有虞
命夔教冑洎乎成周升彼孝秀撫今區夏遵路陳常
海域遣子願齒膠庠爾長乃司表率匪易木繩斯直
玉琢斯器烝烝髦髦爾儀是型濟濟橋門爾訓是聆
惟廉持躬惟慎率屬俛達其懲戒董其最皇矣謨典
如鏗金鏞闡揚罔盡則傚奚從毋矜而華導之誠正
毋詭而趨範之孔孟王化丕盛視乎成均苟隳厥職
曷明人倫儒行克臧汝績乃效黽勉詔徽助宣聲教

欽定國子監志卷三



欽定國子監志卷四

御製一

文二

世宗憲皇帝

御製追封

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公册文

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

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

緬維

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

治維尚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

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

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申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

制特追封為肇聖王錫之冊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

人倫之宗有開必先並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

無窮

御製追封

孔子高祖祈父公冊文

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

緬維

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商宗望隆宋國姓分公族為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

宣尼而間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羹牆

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

封為裕聖王錫之冊命於戲袞衣端冕視躬桓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鳧繹龜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

荷鴻庥

御製追封

孔子曾祖防叔公冊文

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
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維
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德
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藴詩禮之淵源聿開
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
位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刑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
追封為詒聖王錫之册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共尼
山並峙綵綸誕賁恩光與泗水長流永荷寵嘉昭垂

無斁

御製追封

孔子祖伯夏公冊文

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

閲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

緬維

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

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崇聖尊賢之訓牖廸尤深集

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
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
特追封為昌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
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玆嘉命永示光
榮
御製追封
孔子父叔梁公冊文
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

惟誕生夫睿質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特升峻秩
緬惟
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鄹邑秉姿勇
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
於闕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粤從前
代顯贈上公兹當纉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
為啓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弘作述之規
善則歸親宜極尊崇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

御製追封

孔子五代告祭

聖廟文

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

絲綸聿賁俎豆維新仰維

先師孔子撰合乾坤名高日月纂修刪定煥六籍之

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夙承

庭訓嚮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

積厚而流光爰命廷臣式稽譜系詒謀式穀洵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代並躋祀典特晉王封體
皇考敬師之心弘
先聖顯親之孝於戲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源享烝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
御製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文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

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

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

密近甘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廑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

等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禄

羈縻包容示以寛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来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賜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陜總督太保公年羮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

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閔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羮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窟穴電埽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竄匿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

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
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
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
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内地
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
旅鐃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
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

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

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

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

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憝冦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兹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

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
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坰
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
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
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
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
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

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御製

文廟增定從祀告祭文

道崇前聖尊萬世之師資緒啓後賢備千秋之祀典

虔將蘋藻聿告几筵惟

先師孔子德配乾坤心傳堯舜文垂六籍揭大義以

昭明教設四科育英才而蔚盛雖微言漸遠難窺達

天盡性之功而正脉相承不乏入室升堂之彦朕紹

登寶位親詣辟雍爰因釋奠之時更切崇儒之念特
頒諭旨博訪廷臣考自有周逮於昭代凡在傳經之
哲咸躋從祀之班兹卜良辰以林放等二十六人新
造牌位安奉兩廡以張載之父張廸新造牌位安奉
崇聖祠於戲闡揚經術長歆俎豆之馨廣厲學宫益
篤羮牆之慕仰惟
聖鑒格享苾芬
御製

聖廟落成告祭文

金聲玉振集神聖之大成霞蔚雲蒸表天人之上瑞

肅將蘋藻奉告几筵仰惟

先師孔子德邁皇王學該河洛綜五百年之傳緒聿

峻宮牆立億萬代之師模永光俎豆自廟堂之重建

準宮殿之鴻規盡誠敬以經營務尊崇其制度乃者

將升畫棟選卜良辰忽睹卿雲光輝晴晝芝英爛漫

映泗水以霏烟車蓋輪囷倚尼岡而結影當前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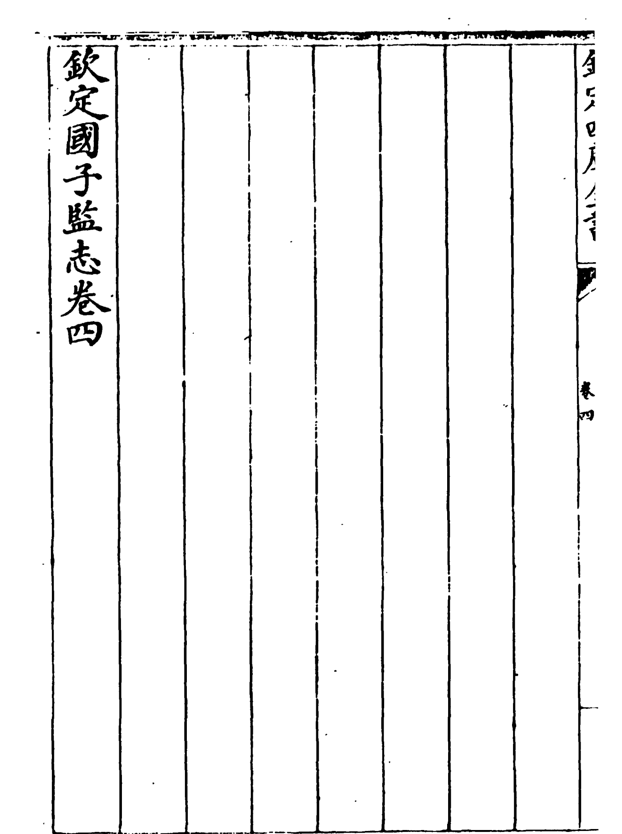
二日有開必先瞻垂象者三時惟形則着絢於東國
顯徵丹雘之祥耀彼南方弘闡文明之運
上帝之凝休滋至
先師之降鑒孔昭實感慶於衷悰用吉蠲而躬詣於
戲羹牆如見彌殷重道之忱霄漢為章佑啓作人之
化
神其如在歆享苾芬
御製太學

文廟祭文

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庭垂聖神之儀範肅敷筵几聿薦藻蘋仰惟

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海河泰岳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潔温良恭讓之度邦國共欽齋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新營廟貌虔製俎樽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進庚戌序屬仲秋上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歷即尼

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是闕里增輝之會用稽徽典
適協貞符於戲棟宇恢閎已慶雲霞之糺縵堂楹端
儼重瞻日月之光華
神鑒孔昭苾芬歆享



欽定國子監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國子監志卷五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蕭舉

欽定國子監志卷五
御製一
文三
皇上
御製
文廟易蓋黃瓦
臨雍紀事碑文

天生烝民若有恒性人道立焉亶生聰明神聖作之君作之師以厚其生以正其德綱常之所以不墜倫類之所以相維相保於天地間者斯焉是賴古聖皇繼天立極君師之道兼隆㒐乎尚矣繼是以來雖代有君而克盡其為君之道葢寡若夫同天地亘今古繼往聖開來世特立為師之道於宇宙間者則惟我

先師孔子一人敬惟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使後之帝王建極綏猷得有所遵循以求治法道法之大全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哉孔子功參乎覆載明並乎日月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我

列祖撫御寰區敘彝倫明禮樂誠民皁俗一惟孔子所傳之大經大法是矩是式微言與義悉推闡而表章之統緒相承心源符契欽敬追崇之盛

典超越往代具在彛章子小子懋學書闈景行志
切逮寅承丕緒祗奉
先猷夙夜兢兢繹思
聖道越乾隆三年季春上日躬釋奠於
先師前期飭官庀材崇飾廟貌特命大成殿大成
門覆以黄瓦崇聖祠覆緑瓦稱朕慕道崇師至意
記曰禮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先王之制禮也順
於鬼神合於人心惟其稱而已太學者帝王尊師

之地盡禮備物以明尊也稱其德而不為過宜莫大焉抑非以炫耳目之觀也欽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羣黎法

祖隆

師罔敢或斁俾薄海內外無一夫不與被聖人之澤斯朕志也夫乾隆四年已未用允廷臣之請勒文紀事以垂示於奕世系以詩曰於昭道統淵源三五

至聖挺生立極萬古贊修刪定為帝王師天地悠
久斯文在兹惟我
祖
宗惇崇典禮爰謁林廟爰封祖禰予膺鴻緒纍憲是承
釋奠視學大昕皷徵萬仞宮牆圜橋首善笙鏞斯
陳俎豆斯薦耽耽翼翼鳥革翬飛制符宸居金碧
流輝丕煥宏模神明所宅玉振金聲永揚教澤式
昭兆庶式育才賢光宣文治億萬斯年

御製

臨雍講義

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本一貫之理也亦猶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本太極太極本無極也葢道本乎性性本乎天至云修道之謂教則有人力之施而已非道之本原矣故論其本原無所謂離與合也至有道之可名於是乎須臾不可離且戒之曰可離非道而戒懼慎獨之

功亦莫不因修道而起不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天命也謂之中即性也發而中節即率性也謂之和即道也豈非天下之大本達道乎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曰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已倘視喜怒哀樂未發以下為慎獨工夫殊失子思子之本旨矣

尚書首節堯典紀堯之德以欽始以欽終欽明本堯之德至二女之嬪虞亦教之曰欽哉則聖人之

心無時無事之不主敬可知矣夫人心惟危敬則不至於危道心惟微敬則不患其微以至精一執中舍敬其何以為功耶是故主敬為至要亦惟主敬為最難帝堯之聖猶兢業之弗遑況在常人豈可須臾去敬以自外於聖人之教哉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藎臣布德宣力予曰

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丕丕基罔有孽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粤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搆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慓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不集予心憪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

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
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
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日
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忭喜謂露
布之旦暮至也乃歴燕晉驅秦隴越劍閣絶川江
凌桃關之巇徑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
循之均其渴飲饑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

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户庭過部伍於袵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佚諸軍之集擣其中堅而番酋駾瞿駾喙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備焉慮不允所請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

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已已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罙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巳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内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

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覊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鄰

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
大咎匪棘匪紓玁狁之故我張我伐玁狁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
暑救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
我師朕咨於恒汝往視之　朕咨於恒惟汝同德
惟我庶士亦久於役將兹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
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
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虆既

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維一陽未逾五句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已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鬆大膊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度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　赳赳鍾琪乃度之惣聿抵賊巢開誠

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騾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葢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

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

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
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
叛出據海西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彊吞
噬鄰蕃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
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
遺孽僅保伊犂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

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

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于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

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馬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

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簒奪之達瓦齊又簒奪

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

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

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

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

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

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于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

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邀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携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

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

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瀰瀰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覊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

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
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欵關求市
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
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
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
世斯斬簒奪相仍飄忽萑苻夙沙革面煎羣披忱
集泮飛鴞食黮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
請願效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

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

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

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

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

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湩酒獻其屠耆合

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

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

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

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
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
縱橫韃鞳寨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攖
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
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蕆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漢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譓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曰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兩朝志竟億萬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惟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者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
同風咨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

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酲衆心疷疷如苗斯蝨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疷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為先鋒欵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賚度之折折台吉寧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闥爾奇嶺險如闕闔倒戈反攻達瓦

齊走旦夕途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以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叶矣勒貞珉矣於萬

斯年矣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之陰故謹編於此外謹案是碑恭勒於

御製勒銘準部格登山各碑國子監未嘗刊石者不如敢編入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劻勷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蜮肆

狂萬狙應響蜂屯蟻襍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犂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犂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

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勦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頼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兹不複紀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

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擕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顔且敢冐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塲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脱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欵服

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局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

聞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趲進而各爭前恐後

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

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

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

矣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

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

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麏

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
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
去而棄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
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
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内前途
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
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遥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厪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

哉然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棠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蓍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偝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

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强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黒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勑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大鞣大膊如虎搏兎案角隴種誰敢回顧黒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

妻孥適投所依所依亦囘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

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

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賁表章將詰都門奏凱班

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温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

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

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
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覊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
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御製重修

文廟碑記

舉江淮河濟以贊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恒華
以贊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贊
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為海所

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淮河濟以為水也嵩岱恒華豈不為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恒華以為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為

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為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

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為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益三代以前之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恒華非地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本朝

而崇奉規模爲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展儀先詔易盖黃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欹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簡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蕆工朕親釋奠以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時修復辟雍圜水之制爲請者禮官以爲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

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
工者必勒碑以誌故敘其事書之若夫述
孔子之言仍以頌
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
天朕有所不能
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
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

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慫恿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

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於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既已受職為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蠶食隣封將欲大有所為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兹雖蕆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已巳告功之文兹不復記記其復叛

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益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即窮蹙乞降遂以赦罪班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即與革布什咱搆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為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强與各土司搆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為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蠻觸鬬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

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内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寛逆酋轉以為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為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勑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

咎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為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益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謡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駹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為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陷吐蕃號為無憂城遂累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内附五代蜀州内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并入明洪武初於州境析置保縣本朝雍正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而促浸番人以殺至維州橋播為謡曲則其不忘内地似係聞吐蕃舊事妄冀效尤耳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赦其

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偕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及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轉咎己之類於姑息養奸益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則予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不知止足

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紀勲烈之圖哉

雖然平伊犂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

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寇地不逾千餘里

人不滿三萬戸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

年則以跬步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能延至今日

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

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

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犂定回部費力

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尚諒予懷慚悔過之不暇知非稱功詡德而為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用誌始末云爾

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為鄂克什急呼之則鄂什也竟抗顏行僧格桑於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搆怨稱兵阿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稱逆酋遵教退歸亦遂釋而不問未數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阿爾泰乃進兵護鄂克什而逆

晉亦遂與官兵交戰督臣提臣每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别授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就究事因諭温福由滇赴川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觀望遂罷其職而以温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督則令桂林代之統兵攻勦南路攻破巴朗向訛為班瀾山今改直取達圍進抵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金川助惡温福初至西路即策勵將士攻克巴朗拉衆勝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繼命豐昇額為副將軍同温福進勦賊尋退還木蘭壩我兵進抵路頂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約咱卡了諸寨並復革布什咱侵地尋為宋元俊所誤致有墨壟溝之失桂林

匿不上聞為阿爾泰所劾因即罷斥而令阿桂為副將軍赴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碉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勵勇推堅冞入其阻乘勝進擣美諾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由僻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悉平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拒命因移兵並勦之

既平攢拉小金川番語本名遂討促浸即金川番語名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遲郤綠營怯懦遇戰辟易攻勦促浸之兵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兩路並進功噶之前為卡撒了口賊築碉斷徑不能進遂別由昔嶺繞攻而碉堅地險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扼

其要害綠旗兵既懦葸溫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
餘人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於
癸巳六月違番衆數百由間道潛出煽誘趲拉降
番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戕賊益猖獗援
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綠營兵衆先潰將領戰沒者
多溫福率親兵與賊搏戰亦遇害攢拉之地復失
逆酋等罪大惡極愈不可寛矣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
全師而返叶阿桂在當噶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木有事之後當噶亦難
獨駐遂整勵兵衆由南路全師而出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鋭火器
其心忠純前已簡派八旗兵三千令赴川助勦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洲兵
在彼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倉皇潰竄是其事
仍由溫福自誤幸阿桂一路軍氣甚整即援為定

西將軍並選健銳火器營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勦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癸巳冬將軍阿桂統兵由西路進攻其南路則令明亮為副將軍進勦兩路並進所向克捷旬日之間即收復小金川全部谷噶既入馬尼去聲並克彖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搶佔谷噶丫口山梁明亮等亦于是時攻克馬尼兩路之兵皆因有八旗勁旅奮勇先登綠營觀感激勸皆效法恐後奏績甚速釃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副將軍豐昇額同舒常於宜喜駐兵與阿桂明亮共成三路第宜喜之兵攻勦半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由馬尼攻得木谿卡卡角及抵庚額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絨布寨

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溯普逮遜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羅博瓦山梁六月攻克色溯普此諸寨並峯峻碉堅賊衆悉心死守官軍皆涉險銳攻殲醜甚衆遂臨遜克爾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默格爾以擾其後我兵攻克色溯普後賊衆防守力阿桂偵知益喇穆遁西峯崖陡削賊備禦稍踈因分兵趍越進攻盡據其碉並攻克日則了口亦六月中事其後兵進稍阻至十月初復繞道攻得默格爾山梁其禁噶爾博日爾八當噶之賊皆截於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宜喜為賊要隘守禦極嚴豐昇額舒常攻之一年未下繼而命豐昇額改赴西路舒常在彼更不能進甲午夏因明亮在絨布屢攻未進不宜頓兵於無用之地令其分

兵七千移攻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賊蹤難以輕進亦赴西路協勦阿桂札止之會綽斯甲布土司懇明亮駐宜喜并願效前驅明亮乃出其不意分兵冒雨直進遂據宜喜山梁並攻得俄坡格勒古賊因扼濠斷路明亮等復為所阻矣

逮昨乙未略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碉並毀

阿桂自攻得默格爾欲乘勝直進賊復於康薩爾山梁抗阻兩月餘乙未正月阿桂派兵分路潛進拔其鹿角連越重濠躍上碉頂遂毀其碉殲賊甚眾四月復攻得木思工噶克丫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

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

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之阿桂謂當仍由宜喜一路進攻並派西路兵一千令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碉卡海蘭察亦往會攻合力并擊先克撒撒谷其日旁右之沙壩山並

達爾圖得楞及溝內之斯年木咱爾各賊皆紛紛棄碉逃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夾河兩軍聲息可通並清後路遜克爾宗五月中明亮攻克額爾替碉卡可下至平坡六月間復攻克石真噶寨阿桂泒兵沿河從赤爾寨攻打隔河之沙爾尼一帶兩岸夾擊聲息可通迨阿桂攻得噶爾丹喇嘛寺等處居高得勢以遜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泒兵三路分進豐昇額督率攻勦或斫寨而入或梯牆而進遂得其碉殺賊無算後路益肅清矣

菑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嶇阿桂以昆色爾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於此路尤為把要其菑則大海亦當並勦分泒將領統兵同往其昆色爾山梁最險官兵皆蟻附上攻佔其碉寨復縱火焚燒拉枯喇嘛寺又攻得菑則大海官兵無不起

越而登飛騰而入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來至既克西里乃若建領科布曲索隆古不日而傾阿桂於八月十五夜攻克勒烏圍其附近碉卡木城六十餘處一夕殲不摧破八日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闡捷凱歌及誌事詩自奏捷後四閱月雖時有克獲未能深入直至十一月初攻克西里軍聲愈壯而賊勢愈蹙尋即攻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格隆古兜窩等要隘又掃清安布魯木一帶益據建領之勢矣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奚走阿桂既由索隆古進攻朗阿古則朗噶克丫口等處皆克之並據噶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遂由瑪爾古當噶一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齊喇嘛寺次日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於十九日

統兵直搗噶喇依四面圍攻水陸俱斷促浸番衆
自攻克勒烏圍以來大小男婦紛紛投出其大頭
人布籠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等遂皆相率乞降
並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皆投至
軍營僉云索諾木莎羅奔兄弟並作惡之大頭人
丹巴沃雜爾等皆在圍中此益逆酋賊黨等罪孼
深重　天奪其魄
驅之一處以就擒也

是時河西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

明亮既克阿爾古等寨克取獨古木
開通乃當山梁並擒甲雜掃獨松河
西一帶悉行勦洗過河會阿桂合攻賊巢富德亦
將河南北之噶咱普庚額特曾達等各寨落全行
掃清直擦馬爾邦亦進兵與阿桂會富
德所得之地俱不煩兵力易如拾芥

設非西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

明亮富德兩路向
皆艱於攻取而富

德久駐絨布尤未能寸進自阿桂既克索隆古衆勝席捲已圍噶喇依各處之賊皆膽破心散望風潰降非果由力戰而得若非西路官兵直擣賊巢則明亮富德兩路仍未有進取之期也

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訖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

官兵四面合圍賊猶負嵎力抗繼用大礮環轟摧其碉卡將士等乘勢克取旁近寨落層層進逼殲賊日多逆酋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次第詣營並即拘繫於是攻圍益急據其近碉斷其水道索諾木窘迫無計遂於二月初四日早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并兩土婦及黨惡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並兩喇嘛挈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悉就擒獲

自圍勦以來計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於二月十二日馳至桃花寺行宮適當告功 東陵之期此實仰賴 皇祖默佑益深感敬隨諭將軍阿桂等統成功將士擇日凱旋俟東巡回蹕至黄新莊舉行郊勞大典以昭偃武櫜勳之盛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厚征勦金川之役實由將軍阿桂蓋誠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實為此事首功特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加賞雙眼孔雀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黄帶紫轡以昭崇獎能出能入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羣力寸步層峯氷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埵隴種金川之功

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闢猶歉困捨懲難
朒念我衆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靖彼蕃徼我武維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
之文以誌愧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為學之方應務其實以
蘄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綦
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

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甲辰冬乃觀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焉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亦在人為之而已於是石之

鱗次見圜斯池水之鏡澄見明斯漪殿之據中見
隆其榱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
典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
舉也又予知過論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
意而物給僨工給值原非勞民動衆之為若夫三
老五更之說予以為括于養老化俗之儀而非天
子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益弗見於詩書乃
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

已明闢其謬茲不復綴乎詞雖然予更有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邇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美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

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御製三老五更説

三老五更之説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唯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出左傳孔疏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

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眞不值一噱耳邕復解更為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何藉叟為哉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

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説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御製

臨雍講義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歴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癉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

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曰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其中矣余固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所謂健也此應

與中庸至誠無息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強不息而已葢天之不息無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強自強自強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葢人人皆有法天之道而為人君者益當夕惕朝乾孜孜亹亹不遑暇逸以是為亟耳

欽定國子監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國子監志卷六

御製二

詩

世宗憲皇帝

御製詣太學詩

禮樂牖民資大化國家造士在斯文臨雍觀禮崇儒

切視學論經養俊殷濟濟橋門龍旆繞雍雍璧水鳳

毛紛千官咸慶文明盛還佇同風率土忻

御製仲丁詣祭

文廟詩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

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

統長垂今與古文明共仰聖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後

地闢天開第一人

御製詣太學詩

辟雍親涖止典禮重參稽管籥仍魚雅威儀自整齊
禮門資至化義路牖羣黎永翊文明治休徵共受禔
善俗禮為本仁民域可躋崇儒申術教造士列東西
共式習如性咸成璋與珪興賢勤寤寐振徳日提撕
皇上
御製雍正己酉仲冬闕里
文廟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上躬詣太學致祭恭紀二十四韻

化洽文明世風登熙皡時車書九有共禮樂萬方

綏至治乾坤應仁恩草木知崇儒欽往

聖重道禮

先師特舉

臨雍典頻行釋奠儀宮墻新棟宇殿廡整罘罳（文廟以雍正甲辰年重修）軒爽盤青鳳觚稜卧赤螭桷成輝玉碣束立煥松楣上瑞方呈日御雲恰應期非烟籠紫閣似霧匝丹墀掞藻流光徧懸華曳曜奇鬱翁承日麗

紖縵布天垂文運重離炳嘉祥衆目窺守臣封表

進大吏露章隨喜氣三宮滿歡聲九陌馳龍墀渙

大號

鳳詔凜如絲

聖德誠光被

宸衷益慎持命期勤

翠輦卜日展

鸞旗

詔學行殊典弘文答景禧因加登選額恩旨明年會試加至四百名壬子科鄉試十名加一名用勵作新思藝苑薫風普膠庠膏雨滋唐虞風更洽洙泗道愈彌玉燭綿

皇祚金甌鞏

帝基萬年綏福履端拱樂無為

御製石鼓詩

橋門森矗兩蒼松翠護雕鐫舞鳳龍漫説晉臣精博物難稽周帝耀軍容銅駝已見藏荆棘石鼓依

然鎮辟雍百里聲聞令試扣太平留此溯遐蹤

御製庚申仲秋丁祭

先師孔子詩

法

祖恢文德崇儒禮

素王晨光開輦輅露氣浥旂常寅祀心恒凜丁辰

日正陽皇皇陳禮樂肅肅對宮牆言念百王後身

登

夫子堂君師誠有愧仰止志方長

御製甲子二月上丁釋奠

先師孔子詩

靈春惟仲月吉日值丁辰禮樂遵先進詩書淑兆民

宮牆增慕永俎豆薦馨新敢謂百王後能傳一脈真承筐將素幣獻爵列儒臣試問得門者誰為不愧人

御製石鼓歌

石鼓之數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況乎辟雍所羅列多士藉以資探討韓蘇傑作逞唱和近者德潛詩亦好濡筆將吟復屢停蛇足今添笑絶倒昌黎建議雖不行至竟如言見誠蚤東坡寓意良獨深新法當時實滋擾德潛力欲追二公横盤硬語抒文藻或文或宣辨已紛僊僊炱炱終莫考不獨議禮如聚訟千古訾黄率兹道我命金石譜以來

觀之叅半不能曉四馬六轡縱彷彿雲中如辨飛
龍爪點畫音訓費推尋刻舟求劍識誠小憶昨幸
魯入宮牆禮器惟見貽金卯此鼓上欲埒鼎彝存
羊愛禮洵可表大觀金填誌鄭重金人輦至燕京
肇韓意其然豈其然吾願興賢得真寶

御製癸酉仲秋釋奠

先師孔子詩

高居詎恃九重尊丁祭親承率駿奔山海從來欽

出類

宮牆何有得其門樂音六奏非鐘鼓禮器千年復

簋罇經席昨臨今釋奠躬行未逮敢他論

御製丙子仲春釋奠

先師詩

經筵昨甫過釋奠此親臨寧僅崇文典惟殷望道

心衣冠集魚雅殿幕仰深沉道法參天地

神依貫古今千年綿後裔聖裔襲封衍聖公孔昭煥是日適陪祭六

佾協元音

聖藻光楣梠大成殿內 皇祖 皇考皆留匾

君師責並欽

御製題國學瑞槐圖六韻有序

國學古槐一株元臣許衡所植閱歲既久枯而復

榮當辛未一枝再茁之初適

慈寧六旬萬壽之歲槐市諸生傳為瑞事大學士蔣溥

繪圖以紀曾題六韻卷中監臣觀保等請勒石講

堂垂示久遠書以賜之

黌宮嘉蔭樹遺蹟緬前賢初植至元歲重榮辛未

年奇同

曲阜檜靈紀易林乾徵瑞作人化符祥

介壽筵辛未歲聖母六旬大慶時是槐適重榮喬柯應芹藻翠葉潤觚

編右相非誇繪大學士蔣溥釋奠見之因繪圖并紀以詩由來事可傳

謹案乾隆十六年國子監署古槐重榮越八年為乾隆二十四年大學士蔣溥恭繪進

呈蒙賜

御題復

俞監臣之請親灑宸翰勒石監中

御製己丑仲春上丁釋奠

孔子并落成國學即事詩

國學維新逮落成躬承

丁祭致寅精經綸萬古歸

陶冶

道德千秋示典程祗覺行難增以愧未能言

贊出乎誠見近作重修國學碑記

兩朝題額金章煥心法由來治法并

予曰三年必有成虞傳惟一與惟精益滋宵旰寸

心愿敢詡治安百世程周鼎載陳古如式釋奠前出內府所藏周范鼎尊卣罍壺簠簋觚爵洗各一供大成殿中用備禮器春芹敬薦潔為

誠試看陪禮來東魯時衍聖公孔昭煥聞命自曲阜先期赴京陪位將事

教澤憐懞奕葉并

御製癸卯仲春丁祭

先師禮成述事詩

月令徒聞釋上丁用丁義未著明經象心承丙前賢注内聖外王後世刑䟽十四年增怵惕當春仲月敢稽停擬仍明歲奠闕里重道猶應勵艾齡

御製乙巳仲春釋奠

先師孔子禮成有述詩

考古今春舉辟雍虔因釋奠致寅恭于焉敬對

神如在遑不深思道所從實顧樸棫作舟楫詎徒

觀聽聳羔縺武公耄耋猶勤學予少於伊志敢慵

御製上丁

釋奠後臨新建辟雍講學得近體四首

國學由來教化先北京建五百餘年空傳中統廟修矣案元史稱太祖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又世祖紀中統三年修宣聖廟此皆言南城國子學蓋元太祖初定燕京時所建也至選舉志稱至元二十四年遷都北城立國子學于國城之東又世祖紀二十四年閏二月設國子監乃今城東國子監之權輿也是以己丑年御製重修文廟碑記云國學始于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乃指燕京初設國子學之始而言蓋城東之文廟

國子監則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遷都北城所立而非中統所修矣向來紀載重叠每自相牴牾因為訂正明晰附識于此

獨惜辟雍典闕然酌古準今圖以剏穿池引井壁成圓崇儒重道心雖亹懼亦在茲記語宣

古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北京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五百餘年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不稱雖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昨癸卯春始命酌古準今穿池引井新建圜水復覯製碑文以復古而不可泥古詳切告誡詳見辟雍碑紀文

放勳巍蕩未言學教胄命夔始有虞夏序殷宗因遹述文豐武鎬豈相殊橋圜莫作徒觀者廷獻應

為有用儒卻憶永平稱億萬後漢紀稱明帝永平二年上始諭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云云所記未免失實臨雍盛典觀聽雖多然搢紳冠帶何至億萬人之多且圜橋之間豈能容而人多擁擠亦必觀聽不及史傳之詞往往類是雖云善善卻隣誣

三五昔經著說詳謂他杜撰失荒唐三老五更之說不見詩書惟乾記出漢儒非孔子之言左傳始有三老凍餒之文注疏者紛紛不一而蔡邕獨斷遂有父事兄事之說白虎通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其謬更甚杜佑通典亦宗其說真成杜撰矣向嘗著說闢之詳見三老五更說令命刻於辟雍碑陰祇宜養老示恩渥

難並臨雍贊禮煌韓愈不甘弟子列蔡新或備伯兄行韓愈答呂毉山人書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見甚高語甚正若今之羣臣孰可當老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于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弗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慮其驚懼謝無當去聲王導稱曾喻太陽晉書王導傳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全萬物蒼生何能仰照帝乃止

祭毋欲數上丁逢

釋奠禮成臨辟雍舉事率因待時節北京國子監自元迄今五百餘年而辟雍圜水之制未備癸卯春始命興建甲辰冬工竣此誠舉大事此亦必有時節之待也崇

儒寧渠去聲在儀容五倫知止須勤勗一已自强切戒慵是日講章起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質彬彬衆和樂重熙茂對

志滋恭

欽定國子監志卷六